

# 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时代洪流中的家族命运沉浮

〔美〕周锡瑞 / 著

史金金 孟繁之 朱琳菲 / 译



#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时代洪流中的家族命运沉浮

〔美〕周锡瑞 / 著

史金金 孟繁之 朱琳菲 / 译 孟繁之 严明 / 校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 (美) 周锡瑞著；  
史金金，朱琳菲译.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03-08486-0

I. ①叶… II. ①周…②史…③朱… III. ①家族—  
史料—中国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0266号

版权登记号 04-2014-010

##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著 者：(美) 周锡瑞

责任编辑：贾 娟

装帧设计：陆红强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63.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28.25

字 数：30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486-0

定 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改变，从阅读开始



## 推荐序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中文译稿与《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即将出版问世，老友周锡瑞教授来信索序，开门见山说：“我盼望你能做序的原因很多，从1992年在圣地亚哥谈及叶娃父亲的自传，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其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对此，我有同感，写序应属义不容辞。

那些年我正羁旅北美，先后在普林斯顿与耶鲁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并承担若干教学工作。1992年5月承蒙周锡瑞热情邀请，提前辞别我最熟悉的耶鲁大学，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任教，历时一年有余。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沿海城市，也是我与锡瑞以及其他友好学者共事最久的一段美好时光。其间，他与夫人叶娃送来叶笃庄先生回忆录初稿，并且嘱我仔细阅读并提出修改建议。叶氏家族是晚清至民国期间的天津著名世家，笃庄兄弟一辈更有我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因此我反复阅读几遍，并提出若干初步建议。回忆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作者是农业科学大家，毕竟与史书撰述有所疏隔，何况又是不够成熟的初稿。我深深感谢周氏夫妇的信任，因为他们不仅如实转告笃庄先生，让他花费很多精力，不断增补并完善回忆录。其后锡瑞又在此基础上扩大范围，撰写了涵盖明清以来直至现当代的叶氏家族史《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我一向害怕被称为“第一人”，但是却可以算是本书

在叶家圈子以外的第一个中国读者。

时隔 20 多年，我重新聚精会神温习叶家的漫长历史。首先阅读的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因为此前我已看过初稿，可以作为参照。如果从 1993 年算起，作者在他剩余的 7 年岁月中，已经对原稿做过许多必要的补充与修改。总的感觉是，史事脉络更清晰了，涉及人物更鲜活了，对于钩稽史料与叙述往事更为得心应手了。我特别佩服这位前辈的超强记忆力，在他的笔下，叶氏家族几个世代几十个主要人物都是栩栩如生，各有自己的个性乃至躯体特点。他的记忆范围已经超过直系亲属，但凡在这个大家庭中工作过的众多中英文老师、奶妈、仆役，乃至厨师、马夫和黄包车夫，大都有名有姓，跃然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训练有素的农业科学家，他对叶氏家族的栖息处所，诸如地理环境、房屋布局、建筑结构、室内陈设，均有极其详尽的记述并有图表说明。当然，还有家人的日常生活，年节习俗，生丧嫁娶等细节的描写，俨然构成一幅晚清民国直至 1949 年以来的社会生活的绵延画卷。

当然，更值得我们钦佩的是他在这部口述史中体现出的严谨求真。我常说“真实是文史工作的命根子”，背离真实的历史记述，不管是有意无意，都是对读者的误导乃至欺骗。在《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从 1993 年到 2000 年，在他一生最后 7 年，我们不仅看到他日复一日地认真盘点过去，而且还看到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他把全部人生感悟都融化于忆旧述史之中，并且敞开心扉与后世的人们进行心灵交流。

总之，《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已经为《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提供最初的框架构思与实证基础。当然，如果老天

假之以年，这些片断的局部回忆可能更为前后连贯，更为条分缕析，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叠与零乱。但是，我们不能苛求于80以上高龄的老人，他能以衰暮之年为我们留下这么丰富的可靠历史回忆，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撰写整个叶家的家族史还得有历史学者的参与，因为这个古老家族包括“安庆叶家”和“天津叶家”两大阶段，前后历时数百年之久，活动范围更覆盖国内外许多地区，其间重大历史事件之多与社会变迁之大，亦属家族史中所罕见，非大手笔不能驾驭自如。应该说，《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没有辜负笃庄老人的遗愿，出色地完成了叶氏家族史的著述。

安庆叶家是天津叶家的源头，但是却非本书的主体，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铺垫。

安庆叶家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钱塘教谕叶盛二，这就决定其后代多数走的是“学而优而仕”的传统道路。第四世叶华高中进士，此乃安庆叶氏成为显赫世家的起点。早期的文字记载很少，作者主要是借助于后世的追忆与传说，着重介绍了谱牒的纂辑与祠堂的修建，从总体上描述了古老宗法社会的根基。

安庆叶家比较完整的历史，似乎是从1802年县衙以西叶家老宅一个婴儿的诞生开始，他的名字是坤厚。他和他的儿子伯英在道、咸年间的国内战乱中，如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组织地方团练，为扶持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虽然未能擢升为封疆大吏，但毕竟已从道台攀登到省一级政府中的藩臬要职。父子二人都在大清河的水利工程中有建树，并且顺应同光新政的潮流在政府部门工作中有所革新。他们不仅为安徽叶家奠定了更为辉煌而又坚实的基础，而且还成为以后北迁天津的后世子孙心目中的创业先驱。

伯英的长子元琦亦曾先后追随李鸿章、袁世凯，在直隶地区参与若

干新政推进，因而便揭开了天津叶家的帷幕。但是，真正决心定居天津并且促使天津叶家登场的，却是元琦的儿子，即曾于1911年出任直隶巡警道的崇质。崇质是天津安徽会馆理所当然的头面人物，并且在会馆的正后方购置一座三进庭院的大宅，这才是天津叶家真正的发祥地和世代绵延的栖息之所。民国初年北方政局的混乱多变促使崇质决心弃仕从商，起初是辅佐周学熙实业集团的兴起，随即又自立门户，谋求更为长远的稳定发展。传统的科举入仕，特别是就任地方官员或充当封疆大吏，往往需要频繁移居各地，因而习俗称之为“游宦”或“宦游”，其实是地方官风流表面掩饰下的无奈。唯有兴办现代实业，才能保障家族在某个地区长治久安。因此，头脑精明且眼光远大的崇质选择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滨海商埠天津，并且转而全力营建新式实体经济。崇质本人的转型，衍生为家族的转型，不仅是家族中心的地区转移，而且是家族发展道路的根本转变——从科举致仕到实业科技。

崇质在作者的笔下，成为坤厚、伯英之后又一位家族的耀眼明星，因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本人的思想业绩，他的父母与后代，他的巨大豪宅，乃至生活起居等等，俨然是一幅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的城市生活的浮世绘。

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感受更为亲切的却是崇质为数众多的子女，因为他们大多出生于1912-1917之间，年龄相当于我自己的小叔与长兄，而其中如笃庄、笃义、笃正等兄弟更是我们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他们距离我们最近，他们所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变，特别是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我们大多亦曾亲身经历，因而觉得他们与我们之间心灵相通之处更多。他们这一代人是在五四文化乳汁哺育下长大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多在燕京、清华等名校接受过完整教育，有的还在美国、日本留过学，并且取得博士学位。他们虽然仍旧属于天津叶家这个范畴，然而大多都具有自食其力的独立意识。他们多数人的

志愿既非做官亦非发财，而是执意走科学救国之路，以自己的专业特长谋求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这一代叶家成员大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促成家族的又一次转型。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笃庄及其兄弟没有一人随国民党迁居台湾，大多热心支持人民政府，连在美国学有大成前途无量的笃正也翩然归来，投身于新中国气象科研机构的筹建。

在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作为影响较大的世家成员，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身经历，必然要或多或少受到冲击。在叶氏兄弟中，冤屈最大，苦难最深且最久的，当属老五笃庄。他不仅在1957年由于受别人牵连而无端被划右派，而且1958年又以“美国特务”嫌疑被捕入狱。十年牢狱之灾，其实情笃庄在《狱中记》已有翔实忆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境之恶劣，外界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就在这样饥饿与疾病交加的苦难岁月中，他却用多种多样的所谓“笔尖”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人类的由来》（全部）与《赫胥黎讲演集》（半部），其坚毅与勤奋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十年刑满以后，他仍然没有自由，在安徽劳改农场、渔场中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他的三个女儿先后多次前来探望，而爱妻则早已病故，父女在破旧且紧靠猪圈的茅屋里团聚并共话世态炎凉，其情其景催人泪下。这不是一个家庭的苦难，是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详尽地描述了笃庄这一代兄弟姐妹，在“文革”暴风雨过后的复苏与渐入佳境。但他们毕竟已经耗尽了自已可能大有作为的鼎盛春秋，平反复出虽然焕发出工作激情与才智挥洒，毕竟如同已逾季节的花朵，尽管光彩照人但却迅速凋谢。《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的未来瞩望于他们的子女以及正在茁壮成长的第三代。正如作者结尾的几句话，“他们在后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多样化，而且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和全世界的更多地

方。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大家庭，现在由电子通信网络连接在一起，这棵大树的树叶和树枝现在共享一个虚拟空间，而他们的未来还有待书写。”

宗族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并且构成其牢固的社会根基。严格说起来，民国以后宗法制度已经趋于衰微，随着三纲之首君权的消失，其它的宗法纲常都随之动摇。由于自然经济的瓦解，工业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口的流动性与日俱增，而安土重迁的思维定势早已淡薄。尽管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向传统回归，甚至宣扬以家族—宗族—国族这样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模式来整合新兴的中华民族，但也无从阻遏宗族的不断分崩离析。家族与宗族文化的绵延有两大依存：一曰祠堂，一曰宗谱。据我个人的感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祠堂的威权随之日渐低落，而战争与人口的大幅度变迁（包括农业宗法社会自身的解构），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连边远乡村的祠堂也逐渐“空洞化”。1938 年我就读的国立九中设立于四川江津德感坝，地方士绅为 2000 多流亡学生提供的主体校舍，就是过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祠，如三共祠、五福祠、云庄祠等。不仅祖宗牌位搬迁一空，而且不再看见任何宗族集体活动（如祭祀、节庆等），只有残存的石碑记录着这些宗族昔日的辉煌。尽管其中不乏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但祠堂附近的墓地很多已经成为荒坟野冢。我过去只知感恩四川乡亲的慷慨大度，却未曾想到自己家乡的宗祠也遭遇同样的命运。1949 年以后，祠堂与家谱更被新政权视为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全部列入彻底洗涤扫除范围，而阶级的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连绵不绝，更使家族分崩离析。改革开放以来，祠堂修复有之，宗谱续纂有之，宗亲聚会更扩大到世界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复活，实际上多半仍出于地方官员追求 GDP 政绩的需要，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祠堂修复无非增加旅游景点，宗亲聚会实乃招商引资罢了。在全球化与商业化大潮猛烈的冲击下，连家族的凝聚力都得靠鼠标点击的共享虚拟世界，何况更为古老也更为疏远

的宗族呢？

然而宗族史与家族史的研究毕竟应该倡导，因为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观念乃至实体上仍然有大量遗存，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不是古老家族与世家的挽歌，更不是单纯抒发怀旧的咏叹，它只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履行守望历史与解释历史的职责。我殷切期望有更多更好的同类著作问世。

谨以此文为序，未知当否，尚祈作者与读者赐教。

章开沅

2014年5月

## 中文版序

本书最初面向的受众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在美国大学从事中国史教学四十余年的我，特别希望美国学生能够了解人性化的中国现代史，了解从晚清、民国，及至共和国，现代中国革命性的变革如何影响了一个中国家庭几代人的命运。柯文（Paul Cohen）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对本书的方法论作了非常贴切的评价，他说：“史学著作的惯常做法是沿不同的时间点追踪历史事态的发展，关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时也会以个人在历史事件之下的际遇为例，为他们的历史叙述增添些生动的小插曲。周锡瑞的这部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史学写作方法。他向读者提供了解读重大历史事件必要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不过与众不同的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由一个中国精英大家庭的成员们坎坷的生活经历组成的。”<sup>〔1〕</sup>

现在，经过我的朋友和校译者孟繁之先生的不懈努力，本书的中文版终于得以出版。我要特别感谢孟繁之对中文原文引文的核校、订正，从而使行文精确而流畅易读。初译之后，应叶家年轻一代成员的要求，出版社向他们提供了中译稿，请他们审读。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修改建议和订正。我非常感谢并感激他们对本书的仔细阅读，以及对一些史实的

---

〔1〕 Paul A. Cohen, “Review of *Ancestral Leav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12), p.177.

订正。这使本书的中译稿更加完整和准确。同时，对于史实，叶家年轻一代和我本人基于历史材料以及对他们父辈采访的理解有不同之处。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面对这些矛盾，我无法丢弃自己作为史家对历史客观认识和描述的责任。我希望叶家成员能够原谅我对某些细节坚持己见，没有遵改。归根结底，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或局外人对叶家和中国现代史的理解，自然不同于叶家成员对自己家史的认识。我希望同时也相信，如果叶家成员对本书持有批评之处，他们可向我和读者指出，使这些对历史解读的不同展现出来。

最后，因各种原因，英文原版的一些段落在翻译成中文版时做了部分删改，以省略号标示出。作为作者，我力求保持原作的风貌，将删改的内容控制到最少，幅度最小。不过，中文读者应该知道，在某些方面，中文版不及英文版完备。

周锡瑞 ( Joseph W. Esherick )

2014 年 6 月 21 日

( 叶娃译，孟繁之、史金金、冯坤校 )

## 英文版序

叶氏一族，源出长江中下游的咽喉要镇安庆。<sup>〔1〕</sup>自晚清以来，这个家族又以先辈宦游所至，前后聚族于开封、保定、天津、北京等地。他们既非中国声光腾焯的门阀世族，也非寻常人家，是属于社会中层之精英门第。叶家在 19 世纪声名鹊起，源于其先辈在河南抗洪和平乱中的勋绩，他们家族的好几位都曾在赫赫有名的淮军中效力，但在《淮军志》中却鲜有提及。两代人之后，一位叶姓族人曾短期出任直隶巡警道（实际负责天津的警务），也与民国早年的大总统袁世凯关系甚密，袁世凯的一个孙子即为叶家的螟蛉义子，但天津的报纸对这一家族绝少报导。到了 20 世纪，先前担任过巡警道的叶姓族人的儿子们进入了颇负盛名的南开中学读书，其中的大部分人又在 1930 年代陆续进入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府深造，中日战争爆发，他们不得不中止学业，投身抗日救亡。抗战胜利，两位叶姓族人在中国民主同盟中超踰伦匹，为世人瞩目，于是，叶笃义的名字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熟知。他的一位弟弟叶笃正，是中国科学院顶级的大气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人大代表。另外两位兄弟，都是新中国的高级干部，分别担任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及新华社

---

〔1〕叶氏一族，初隶籍于安庆府怀宁县，《叶氏族谱》卷一记：“明洪武二年（1369 年），始祖大缘公由鄱迁皖，遂家怀宁。”后在安庆城内近圣街县衙西侧卜宅筑府，叶坤厚即生于斯、长于斯。（译者注）

机关党委书记。然而没有哪位叶姓族人能跻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领导团体的决策层。在晚清（1644—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以及新中国时期（1949—），叶家都一直维系着他们的精英地位，从未到达社会权力顶层，但也从未沦落为普通市井大众。

汉语中，作为姓的“叶”字也有“树叶”的意思，而这个含义对于这个家族显得尤为允洽。一方面，叶氏数代人如同一棵大树的不同分支，彼此相连，族谱将他们溯源到同一个根源。另一方面，在家族历史的关键节点，这些“树叶”随着近现代中国的狂风飘零辗转，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归宿。本书即要讲述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这些叶姓族人的不平凡生活，试图以此分析造就现代中国的内乱、入侵、战争和革命在每个人身上的真实展现，以此勾勒历史演进的人性化层面。

欧洲及美国历史研究中，从来就不乏对家族史的深入探究，其中很多深入分析了与现代变革相关的种种变化，如：父权家长制的逐步削弱，精英世家的日渐消亡，核心家庭的日益兴起，配偶之间对于爱情及相互情感的日益重视，以及对于子女的培养和教育等等问题。欧美的家族史研究也对私人生活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书信和日记就像窗户，展示了传主个人的情感世界，以及相关较私密的人际空间。通过这类历史研究，我们了解了诸多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交汇点——一方面包括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的变迁，另一方面，则包含了家庭个体内部的分化及之间的相互影响。<sup>[1]</sup>

---

[1] 在写作此书过程中，对我最有帮助的家族史如下：Robert Forster, *Merchants, Landlords, Magistrates: The Depond Famil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and *The House of Saulx-Tavannes: Versailles and Burgundy 1700-183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John Demos, *Past, Present, and Personal: The Family and the Life Cours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有大量关于欧洲家族史的书籍，它们可以作为参考，提示探究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要点，比如：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Beatrice Gottlieb, *The Family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尽管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已充分证实，尽管上述过程中的一些也影响着中国家庭（如父权制衰落、核心家庭兴起、配偶之间对于爱情及相关情感日益被看重等），但关于中国家族史研究的文献却远不及西方广泛和普遍。<sup>[1]</sup>20 世纪之前个人书信往来资料相对缺乏，加之中国人日记中内省不足，这些都使得写出像西方那样详尽的家庭生活史极其困难。当然，中国也有为望族编修族谱的传统。叶家的族谱就对本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它使我能够将其家族历史追溯到 14 世纪，得以深入研究其家训中所包含的伦理原则，并为我提供了很多来自 19 世纪的重要传记材料。但这样的族谱作为史料有其局限性：（一）族谱所关注的，几乎全部是宗族之中的男性成员、男性世系；（二）撰写族

---

*Black Death to the Industrial 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chael Mitterauer and Reinhard Sieder, *The European Family: Patriarchy to Partnership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trans. Karla Oosterveen and Manfred Hörzin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1] Frank Ching, *Ancestors, 9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Chinese Family* (New York: Fawcett Columbine, 1988); Johanna Menzel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都是广为人知的家族史。人类学家的著作也使我受益很大，尤其是 Margery Wolf, *The House of Lim: A 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8);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and essays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一些较早时候出版但仍颇有助益的著作中研究了家庭的现代转变：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Marion J. Levy,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and in Susan L. 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 1915-19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此外，就在本书初稿即将完成之时，出版了一套很好的关于中国家庭的书籍（中文版），包含五卷：张国刚等编撰的《中国家庭史》（五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我参考了其中的两卷，分别是余新忠主编的第四卷〈明清时期〉，和郑全红主编的第五卷〈民国时期〉。他们的书中包含了众多的参考文献，使我了解了关于家庭史方面的中文参考资料。我要感谢琳达·格罗夫（Linda Grove）提醒我注意到了这套丛书。

谱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扬祖上声光，因此其内容会有选择性的趋利避害，只记荣光的一面；（三）族谱之中对于人际关系、家族动态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则囿于父慈子孝的道德示范。为了超越这类局限，我参考了叶氏族人于 19 世纪撰写的大量诗文著作，并且对出生于 20 世纪早期、现仍健在的叶氏族人进行了广泛的访谈。

本书追溯了叶家的历史，从 14 世纪的始迁祖起一直至现在，但重点在 19 和 20 两个世纪，这一时期可以找到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我的目标是为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描绘出一些人性化的色彩，在这段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关键时期，记录一个中国家庭真实的人生遭际。故事始自 19 世纪，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破坏性内乱，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些叶姓族人的私人和公众生活——他们通过成功镇压内乱和抗击自然灾害，从而使自己在一个帝国晚期的官僚体制下得以擢升。之后的几代人亲历了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肆掠夺、攻击（案指甲午海战），经历了中华帝制的终结，以及新诞生的中华民国的种种艰难。到 20 世纪早期，叶家的重要分支已经从农业大省安徽和河南迁徙到了天津，一个根据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在那里，他们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家族成员被迫四散，那代年轻人在其后的战争和革命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运动中达到顶点。对于这段动荡时期，历史书中通常将其描述成大规模的客观社会和政治演进的产物，或者是一小部分国家领导人政治权谋的结果。本书旨在使这段历史人性化，探究个人和家庭是如何经历这段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的。

我也试图说明，叶家的经历不仅仅是个人受难、做出牺牲的故事。很多书中（大部分作者是到国外的新移民）已经描述了“文革”期间